

編 續 庫 文 方 東

福

祝

編 主 五 雲 王
五 聖 李

念 年 十 社 雜 東
刊 紀 週 三 誌 方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(二一七八一)

東方文庫續編 祝福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壹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主 編 者

王 雲 聖 五
李 聖 五

發 行 人

王 雲 雲 五
上 海 河 南 路

印 刷 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上 海 河 南 路

發 行 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上 海 及 各 埠

八三〇二上

陸

祝福

目次

| | |
|------|--------|
| 祝福 | 魯迅(一) |
| 宋代表 | 沈從文(三) |
| 梅嶺之春 | 張資平(四) |
| 煙影 | 郁達夫(八) |

祝 福

魯迅

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，村鎮間不必說，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。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，接着一聲鈍響，是送竈的爆竹；近處燃放的可更強烈了，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，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。我是正在這一夜經過我的故鄉魯鎮的。雖說故鄉，然而已沒有家，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家裏。他是我的本家，比我長一輩，應該稱之曰『四叔』，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。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只是老了些，但也還未留鬚子，一

見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後說我胖了，說我胖了之後，即大罵其新黨。但我知道，這並非借題在罵我：因為所罵的還是康有為。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，於是不多久，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裏。

第二天我起得很遲，午飯之後，出去看了幾處本家和朋友；第三天也照樣。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只是老了些；家中却一律忙，都在準備着『祝福』。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，致敬盡禮，迎接福神，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。殺雞，宰鵝，買豬肉，用心細細的洗，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，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。煮熟之後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，可就稱爲『福禮』了，五更天陳列起來，點上香燭，請福神們來享用，拜的却只限於男人，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。年年如此，家家如此，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的；今年自然也如此。天氣愈陰暗了，下午竟下起雪來，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，滿天飛舞，夾着烟靄和忙碌的氣色，將魯

鎮亂成一團糟。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裏時，瓦楞上已經雪白，房裏也映得較光明，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楊的大『壽』字，陳搏老祖寫的。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，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，一邊的還在，道是『事理通達心氣和平。』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，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，一部近思錄集註和一部四書襯。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況且，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情來，也使我不能安住。那是下午，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，走出來，就在河邊遇見她；而且見她瞪着的眼睛的視線，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。我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，改變之大，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。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，即今已經全白，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，臉上瘦削不堪，黃中帶黑，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顏色，彷彿是木刻似的，只有那眼睛間或一輪，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。她一手提着竹籃，內中一個破碗，空的；一手拄着一支比

她更長的竹竿，下端開了裂：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。

我就站住，豫備她來討錢。

『您回來了？』她先這樣問。

『是的。』

『這正好。你是識字的，又是出門人，見識得多。我正要問你一件事——』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。

我萬料不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，詫異的站着。

『就是——』她走近兩步，放低聲音，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，『一個人死了之後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？』

我很悚然；一見她的眼釘着我，我的背上也就遭了針刺一般，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，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，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

無，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；但在此刻，怎樣回答她好呢？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，想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，却疑惑了——或者倒不如說希望，希望其有，又希望其無……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爲她起見，不如說有罷。

『也許有罷——我想。』我於是吞吞吐吐的說。

『那麼，也就有地獄了？』

『阿！地獄？』我很喫驚，只得吱唔着，『地獄——論理，就該也有。——然而也

未必……誰來管這種事。』

『那麼，一家的人，都能見面的？』

『唉，見面不見面呢……』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，什麼躊躇，什麼計畫，全擋不住三句問，即刻膽怯起來了，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，『那是……實在，我說不清……其實，究竟有沒有魂靈，我也說不清。』

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，邁開步便走，恩恩的逃回四叔的家中，心裏很覺得不安逸。自己想，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。她大約因為別人的祝福時候，感到自身的寂寞了，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意思的呢？——或者有了什麼豫感了？倘有別的意思，又因此發生別的事，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……但隨時又即自笑，覺得偶然的事，本無什麼深意義，而我偏要細細推敲，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神經病；而況明明說過『說不清』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，即使發生什麼事，於我也毫無關係了。

『說不清』是一句極有用的話。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，往往敢於代人解決疑問，選定醫生，萬一結果不佳，大抵反成了怨府，然而一用『說不清』來作結束，便事事逍遙自在了。我在這時更感到這句話的必要，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，也是萬不可省的。

但是我總覺得不安，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，彷彿懷着什麼不祥的豫感；在陰沈的雪天裏，在無聊的書房裏，這不安愈加強烈了。不如走罷，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清燉魚翅，一元一大盤，價廉物美，不知增價了否？往日同游的朋友，雖然已經雲散，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喫的，即使只有我一個……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我因爲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，以爲未必竟如所料的事，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，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。果然，特別的情形開始了。傍晚，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裏說話，彷彿議論什麼故事似的，但不一會，說話聲也就停止了，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：

『不早不遲，偏要在這時候，——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！』

我先詫異，接着是很不安，似乎於我有關係。試望門外，誰也沒有。待到晚飯前

他們的短工來沖茶，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。

「剛纔，四老爺和誰生氣呢？」

「還不是和祥林嫂？」

「祥林嫂怎麼了？」我趕忙的問。

「老了。」

「死了？」我的心突然緊縮，幾乎要跳起來，臉上大約也變了色。但他始終沒有抬頭，所以全不覺。我也就鎮定了自己，接着問，「什麼時候死的？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——昨天夜裏，或者就是今天罷。——我說不清。」

「怎麼死的？」

「怎麼死的？」——還不是窮死的？」他澹然的回答，仍然沒有抬頭向我看，出去了。

然而我的驚惶，却不過暫時的事，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，已經過去，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『說不清』和他之所謂『窮死的』的寬慰，心地已漸寬鬆，不過偶然之間，還似乎有些負疚。晚飯擺出來了，四叔儼然的陪着，我也還想打聽些祥林嫂的消息，但知道他雖然讀過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』，而忌諱仍然極多，當臨近祝福時候，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，倘不得已，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，可惜我又不知道，因此屢次想問，而終於停止了。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，又忽然而疑心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，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，也是一個謬種，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，進城去，趁早放寬了他的心。他也不很留。這樣悶悶的喫完了一餐飯。

冬季日短，又是雪天，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。人們都在燈下匆忙，但窗外很寂靜。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，聽去似乎瑟瑟有聲，使人更加感得沈寂。我

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，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，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，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，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，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，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。靈魂的有無，我不知道，然而在現世，則無聊生者不生，即使厭見者不見，爲人爲己也還都不錯。我靜聽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，一面想，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。

然而先前所聞見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斷片，至此也聯成一片了。

她不是魯鎮人。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裏要換女工，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，頭上紮着白頭繩，烏裙藍夾襖，月白背心，年紀大約二十六七，臉色青黃，但兩頰却還是紅的。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，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，死了當家人，所以出來做工了。四叔皺了皺眉，四嬭已知他的意思，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。但看她

模樣還周正，手脚都壯大，又只是順着眼，不開一句口，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，便不管四叔的皺眉，將她留下了。試工期內，她整天的做，似乎閒着就無聊，又有力，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，所以第三天就定局，每月工錢五百文。

大家都叫她祥林嫂；沒問她姓什麼，但中人是衛家山人，既說是鄰居，那大抵也就姓衛了。她不很要說話，別人問了纔回答，答的也不多。直到十幾天之後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裏還有嚴厲的婆婆；一個小叔子，十多歲，能打柴了。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，本來也打柴，比她小十歲，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。

日子很快的過去了，她的做工却沒有懈，飲食不論，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裏僱着了女工，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。到年底，掃塵，洗地，殺雞，宰鵝，澈夜的煮福禮，全是一人擔當，竟沒添短工。然而她反滿足，口角間漸漸的有了笑影，臉上也白胖了。

新年纔過，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，忽而失了色，說剛纔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，很像夫家的堂伯，恐怕是尋她而來的。四嬸很驚疑，打聽底細，她又不說。四叔一知道，就皺一皺眉，說道：『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。』

她誠然是逃出來的，不多久，這推想就證實了。

此後大約十幾天，大家正已漸漸的忘却了先前的事，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，說是祥林嫂的婆婆。那女人雖是山裏人模樣，然而應酬很從容，說話也能幹，寒暄之後，就賠罪，說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，因為開春事務忙，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，人手不夠了。

「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，那有什麼話可說呢。」四叔說。

於是算清了工錢，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，她全存在主人家，一文也還沒有用，便都交給她的婆婆，又取了衣服，道過謝，出去了，其時已經是正午。

「阿呀，米呢？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麼……」好一會，四嬸這纔驚叫起來，她大約有些餓，記得午飯了。

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籬。她先到廚下，次到堂前，後到臥房，全不見淘籬的影子。四叔踱出門外，也沒有，直到河邊，纔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石上，旁邊還有一株菜。看見的人報告說，河裏面上午就泊了一隻白蓬船，蓬是全蓋起來的，不知道什麼人在裏面，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。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，剛剛要跪下去，那船裏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，像是山裏人，一個抱住她，一個幫着，拖進船去了。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，此後便沒有什麼聲響，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。接着就走上兩個女人來，一個不認識，一個就是衛婆子。窺探艙裏，不很分明，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。

「可惡！然而……」四叔說。

這一天是四嬸自己煮午飯；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。午飯之後，衛老婆子又來了。

『可惡！』四叔說。

『你是什麼意思？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。』四嬸洗着碗，一見面就憤憤的說，『你自己薦她來，又合夥劫她去，鬧得沸反盈天，大家看了成什麼樣子。你拿我們家裏開玩笑麼？』

『阿呀阿呀，我真上當。我這回，就是爲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。她來求我薦地方，我那里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婆的呢。對不起，四老爺，四太太。總是我老發昏不小心，對不起主顧，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，不肯和小人計較的。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……』

『然而……』四叔說。